

陈瑜 / 著



布老虎青春文学·长篇小说

蜜蜡

绝色早慧奇女子

欧泊石

舒俱徕

东菱玉

碧玺

紫晶洞

金发晶

月长石

海蓝宝

天河石

春风文艺出版社

蜜蜡

陈瑜 / 著

春风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蜜蜡/陈瑜著. — 沈阳: 春风文艺出版社, 2007.1
(布老虎青春文学. 长篇小说)
ISBN 978-7-5313-3135-3

I. 蜜… II. 陈… III. 长篇小说 — 中国 — 当代
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6) 第 134298 号

布老虎青春文学星计划



独家网络合作伙伴: 腾讯读书频道

蜜蜡

责任编辑 时祥选

责任校对 田 丰

封面设计 颜 禾

版式设计 马寄萍

出版发行 春风文艺出版社

社址 沈阳市和平区十一纬路 25 号 邮编 110003

<http://www.chinachunfeng.net>

编辑 布老虎青春文学

Email: qingchun2003@sohu.com

联系电话 024-23284393

传真 024-23284393

购书热线 024-23284393

印刷 辽宁省新闻出版学校印刷厂

幅面尺寸 145mm×210mm

字数 204 千字

印张 7.5 插页 2

版次 2007 年 1 月第 1 版

印次 2007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定价 16.00 元



常年法律顾问 陈 光

版权专有 侵权必究 举报有奖 举报电话: 024-23284391

如有质量问题,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联系电话: 024-86244868



—

蜜蜡的自慰史始于她的九岁。

九岁的蜜蜡被午后两点强烈的阳光晒醒，她半睁眼看着破窗框，脑里塞满奇奇怪怪的想法。妈妈的声音从厨房传来——“蜡蜡，帮妈妈把收破烂的喊住，他快走远了！”还未完全醒来的蜜蜡急急爬上窗台，探头去喊：“喂——收破烂——啊！”蜜蜡摔在窗前写字台上，失声尖叫。确切说是骑在写字台上，尖角的撞击使她尖锐地疼痛，痛感上升，蜜蜡脑中刹那一片空白。空白散开后，一种陌生神秘的快感升腾，犹犹豫豫在体内绽放，蜜蜡小小身体颤抖一下。

后来，蜜蜡一直庆幸那件举足轻重的事发生在九岁，一个她已记事的年龄。毕竟，不是谁都能这么清楚地记得自己的性启蒙。

蜜蜡身体在那次小事故中撞破了，闻声而来的妈妈查看了她的伤口，伤口很小，只流了一点血。妈妈还是拿来白药给蜜蜡撒上，然后让蜜蜡自己用药棉按着，蜜蜡的手就摆出一番暧昧姿态。妈妈伸出手指在她脑门儿点一下：“傻姑娘，疼不疼？”

蜜蜡摇头。即使疼她也不会说。妈妈和那个人离婚的时候，对蜜蜡说你一定要坚强，女孩子从小就要坚强。妈妈说这话的表情吓人，咬牙切齿的。





那个人离开了妈妈和蜜蜡住的家。那天起，蜜蜡就管那个人叫那个人了，她想，一定是那个人不要我和妈妈了，否则妈妈也不会那么生气那么难过。她恨他。

可事情似乎不是蜜蜡想象，因为那个人离去不久，有一天，家里来了一个男人，妈妈让蜜蜡叫他叔叔，他给蜜蜡和妈妈做了很多菜。晚上，他没走，睡在了蜜蜡和妈妈的房间。

那天夜里，蜜蜡睡在小隔间，因为被一个陌生男人挤出了妈妈身边，和隔壁房间传来的奇怪声音，哭了。

蜜蜡和妈妈住的是妈妈单位的福利房，宿舍院子不大，本就认识的人聚拢在一起住，为滋生是非提供了方便。“叔叔”在蜜蜡家过了几夜，就有阿姨婶婶在蜜蜡放学路上叫住她，笑容可掬地问：“蜡蜡？你妈妈是不是又要嫁人啦？”蜜蜡不说话，侧过身子从眼角看她们一眼，头也不回地走了，丢下背后几个女人尴尬地嘀咕：“这小丫头，跟她妈一样儿一样儿的！”

蜜蜡对妈妈再嫁人的事儿并无排斥情绪，血亲的本能在她身上似乎淡化掉。后爸。蜜蜡有时还会轻轻念叨几声。

为什么要排斥呢，叔叔好像比那个人好很多哪。蜜蜡能记得的第一件事就是那个人打妈妈，用巴掌，用拳头，用脚，用皮带，用凳子，用能弄到的所有东西打，喷出酒气的嘴骂得起劲：“婊子！婊子！”……幼小的蜜蜡想不明白那个人为什么打妈妈。妈妈是个好妈妈。会做特别好吃的饭，还给蜜蜡打了好多好多毛衣，蜜蜡衣服总是小朋友里最新、最好看、最干净的。蜜蜡最喜欢看妈妈系围裙了，妈妈纤细洁白的手指在腰间那么转一下，普普通通的围裙就可以飞起来。

长大后，蜜蜡明白了为什么那个人要叫妈妈那两个字。妈妈是个漂亮女人，非常漂亮。皮肤从来都白白细细，那一种透亮是多少瓶神仙水也养不出的；脖子直直长长，总和小小尖尖的下巴形成一



个舞蹈家式的直角；腰的样子好像从未生过蜜蜡，从后面看去就是两个小括号和谐地倒扣，下面连上曲线饱满的浑圆屁股；即使上了年纪，小腿也永不衰老似的连着那双让男人心驰神往的细美脚踝——蜜蜡明白，妈妈的漂亮在现在就是魅惑，这被上帝亲吻才能有的丽质是异常珍贵的优点，在那个年代，却只能是娘子的符号。看着妈妈保养姣好的面容，蜜蜡会不禁轻叹一回：只有时间才能改变世人对妖精的定义，妈妈生不逢时啊。

蜜蜡第一次主动地有意识地探索身体，是在十岁。

叔叔上班之余，还开一家小小的杂货店，妈妈常带蜜蜡去店里看叔叔。妈妈不是会计，算起账却比叔叔利索，又快又好。叔叔就把账本交给妈妈，渐渐地，把小店生意也交给妈妈。于是妈妈每天下班会先去店里，把一天账目打理得清清爽爽。蜜蜡放学也不回家，先去店里等妈妈。

蜜蜡边写作业，边听着妈妈把算盘打得啪啪响。妈妈端坐柜台之后，一缕碎发垂落，轻扫她的颈窝，黄昏阳光从半敞店门斜射进来，照在她脸上，妈妈脸庞因光暗分明而格外生动。看着妈妈饱满的胸一起一伏，蜜蜡想，长大能像妈妈这么好看，多好。

快过年，妈妈给叔叔出主意：冬天缺水，趁春节去南方拉车橙子回来，一定好卖。叔叔点头，回单位请个假就下了南方。

叔叔一去半月，返来的清早，装满橙子的大卡车前很快排起长队。妈妈望着金晃晃的橙子包，对叔叔说：“过了年，咱们的店可以换个大点儿的铺面了。”

那天妈妈和叔叔都高兴，吃毕晚饭叔叔没走。夜里，蜜蜡躺在小隔间，听那种声音再次响起，小小的，却熟悉。蜜蜡听着，仿佛走进梦里。

不知多久，那声音停止，代之呓语一般的对话。

“这个，早想问你了，烟烫的？”低低的，叔叔的声音。





“嗯。”

“那个杂种。我真想——”突然高起的声音似乎被堵回去，一下消失。

“也不是他的错啊。结婚以后我们才发现他……开始还勉强，有了蜡蜡后就越发不行了……”妈妈声音柔柔的，“算了都过去了。”

“咱们结婚吧。你在等什么呢？”

妈妈轻轻叹口气：“不早了。睡吧。明天还得早起管蜡蜡早饭呢。”

隔壁没了声音，蜜蜡却睡不着了。是蜜蜡生平第一次失眠。

蜜蜡知道，妈妈近于完美的身体只有一个地方不完美。有次妈妈领蜜蜡洗澡，蜜蜡指着那里问：“妈妈你怎么了？”妈妈抬起蜜蜡的胳膊：“妈妈不小心烫的呀。来蜡蜡，妈妈给搓搓小胳膊窝……”

蜜蜡初中时，有次，也和妈妈洗澡，妈妈忽然盯住蜜蜡刚刚发育的小胸脯，使劲儿看，蜜蜡给妈妈看得害了羞，用手去捂。妈妈笑：“当年有位大人物的老婆给儿子选妻子，严格得就跟选妃似的，连乳房的形状都有要求。她把乳房的形状分了好多种，还画了图，说其中馒头形状的乳房最好看。后来被选中的那个姑娘，乳房就是标准的馒头形。”妈妈又看了蜡蜡一眼，“妈妈已经看出来，蜡蜡从妈妈这里遗传到了一对最好看的‘馒头’。”

妈妈的乳房好看。不大不小，圆圆挺挺，两点玫红。可是，右边那个馒头上，却有两个难看的伤疤，一样大的圆点，泛了粗糙的紫褐色。

蜜蜡一直以为只有自己才知道妈妈这秘密，可为什么本来只蜜蜡能看到的地方，叔叔也看到了呢？蜜蜡觉得自己被伤害了。

蜜蜡知道叔叔嘴里的“杂种”就是那个人，可为什么“有了蜡蜡他就不行了”？不行是什么？难道是有了自己，那个人就不喜欢妈妈了？蜜蜡感到内疚，虽然她并不知道自己错了什么。





蜜蜡小小身体在床上扭来扭去，觉到永远都不能入睡了。无意碰到内裤，蜜蜡想起给她带来怪异感觉的那事故。蜜蜡揭开内裤边缘，寻找那伤口。

伤口早长好了，触感平滑。蜜蜡触着，并从这触摸里获得了温暖。蜜蜡的意识开始混沌……她终于睡着了。

次日清晨，妈妈盯着蜜蜡肿胀的眼睛：“蜡蜡你哭了？不舒服吗？”蜜蜡摇头：“妈妈我上学去了。”

那夜以后，叔叔再不住蜜蜡和妈妈家里了。虽然妈妈仍每天去店里，叔叔也常来家里吃饭，却不住了。妈妈第一次对叔叔说“你该走了”，叔叔眼睛诧异地眨巴一下，却什么都没问，很听话的，起身离开了。以后，叔叔再没让妈妈提醒，都主动走的，最晚不超过九点。蜜蜡猜妈妈定和叔叔有过秘密的谈话。

于是蜜蜡一直等妈妈和她谈话，想，很快妈妈会一脸严肃向她宣布要和叔叔结婚的消息，嘱她和叔叔好好相处——其实妈妈不说蜜蜡也会的，为什么不呢，叔叔看来还不坏，对自己和妈妈也好——对妈妈尤其好。

可妈妈一直没和蜜蜡谈，妈妈一点儿变化也没。时间长了，蜜蜡把这事儿忘了。

蜜蜡成绩平平，不因为她笨。妈妈和叔叔说过，“蜡蜡是我的孩子，所以肯定很精……”蜜蜡对学校的看法和许多孩子不一样。她是早慧的女孩子，而早慧女孩往往早熟——单纯的身体早熟太单薄，蜜蜡的早熟在心。

怎么说呢，蜜蜡十七岁，冒出来个少年作家，那个相貌清秀的男孩拒绝上学，获得支持同时遭受了更多质疑。一次电视节目，主持人和众专家咄咄逼人地提问，男孩显得无助沮丧，最后干脆沉默，当时蜜蜡很有些不平，而后颇为骄傲地想到自己。蜜蜡觉得自





己比他高明，虽对学校的厌恶一样，却决不傻乎乎跳起来伸出螳臂，更不会指责一下教育体制。对于接受教育，蜜蜡懂得保护个性的同时，该怎样巧妙避开反传统的指责。

蜜蜡一年级，妈妈发现女儿总从学校里拿回99分的考卷，妈妈奇怪：“为什么没有一次考满分呢？”蜜蜡不说话。后来妈妈明白了：只一分的差别，却能让这孩子从并列第一的宝座落到十名以后——蜡蜡讨厌考第一名！妈妈觉得有必要和这傻孩子谈谈，晚饭后把蜜蜡拉到膝边：“蜡蜡，告诉妈妈，为什么不愿意考第一名呢？别的小朋友可都是很高兴拿双百的呀。”蜜蜡看妈妈一会儿，小声说：“幼稚！”妈妈看着小小蜜蜡一脸成人才有的不屑，哭笑不得。蜜蜡一直我行我素，拿回的考卷，常常是加分题都拿了满分，最简单的题目却空白——蜜蜡小心地掌握尺度，证明着她既不是书呆子，也不是笨蛋。

蜜蜡认为，学校这东西没多大用处，非要说它有价值，就是它最大限度地提供了接触异性的机会——再没什么地方比学校更适合同龄男女名正言顺地朝夕相处了。

蜜蜡第一次拒绝追求，是在十一岁。这胖胖的爱慕者在蜜蜡后一桌，戴厚到蜜蜡看一眼就头晕的眼镜，鼻子小得像纽扣——这胖子之所以从蜜蜡众多的追逐者中脱颖而出，还让蜜蜡记得如此清晰，是因他无意中做了蜜蜡认识自己的启蒙。那时的蜜蜡，额头不似后来光洁，皮肤不似后来明亮，发梢不似后来撩人，眼神不似后来甜美——却因胖子的启迪，早早觉悟了自己的吸引力。

友情最深厚的那一阵，胖子每天载蜜蜡回家。胖子气喘吁吁蹬得飞快，蜜蜡在后面快活地尖叫，为了从头发之间划过的风——这风也不总那么让蜜蜡愉快，它有时会带来胖子的汗臭，蜜蜡会抽抽鼻翼，委屈地斜睨：“胖子你该洗澡了，臭死了。”胖子会边答应边庆幸蜜蜡看不见自己的脸红。

胖子幸福的日子不长，有天被他妈在枕下发现一张田字格本撕下





的纸，叠得工整，打开，密密的都是“蜜蜡”；还有女孩儿用的手绢儿。他妈把事儿和胖子姥姥说了，老太太一听，急了：我外孙子才几岁啊？作孽啊！小脚一扭到蜜蜡家，把独自在家的蜜蜡拽出来了。蜜蜡开始没反应，满脸诧异，即刻转为鄙夷，一下子甩掉老太太的手：“我说我的手绢儿呢，原来是他偷了去！自己家孩子不管好，找我做什么！”那时蜜蜡头遍看《红楼梦》，不自觉学了晴雯的腔调，老太太正破口大骂，一下蒙在那里，待回过神来蜜蜡早转身走了。老太太不甘心，冲楼上喊：“小妖精！和你妈一样不是好东西！”蜜蜡一把推开窗，兜头一盆水：“你再敢骂我妈一句试试！”老太太差点儿被浇着，一个趔趄，骂骂咧咧走了。

吃毕晚饭蜜蜡往外走，妈妈看她嘟着嘴，问蜡蜡干什么去？蜜蜡微笑个：“妈妈我去散个步一会儿回来。”

蜜蜡跑到胖子家门口，深吸一口气，敲门。开门的是胖子妈，一脸诧异。

——这瘦瘦的小女孩儿有双小鹿眼睛，鼻子两侧柔美线条已开始向五官扩展，汗湿碎发紧贴鼓鼓的腮，尖尖下巴倨傲地微昂。

胖子爸出来，同样诧异地看着蜜蜡，蜜蜡扬起手：“你们弄坏了我的镯子。”细细手指捏着那摔坏了的景泰蓝镯子。胖子爸看一眼，说：“请进来吧。”

蜜蜡走进门，恰好和胖子眼神相对，胖子立刻低下头。胖子姥姥又开始重复白天的咒骂，胖子爸叹口气：“妈，你就少说两句吧。”老太太停了口，蜜蜡开口了：“你们弄坏了我的镯子，另外，我来要我丢了的手绢儿。还有你们说我妈的话，我要个说法！”屋里静了半晌，蜜蜡听见胖子轻轻抽泣。

蜜蜡和一家四口对峙着，胖子爸终于接过镯子：“责任在你们。老太太没搞清楚不该乱说。镯子修好我们还给你。你的手绢儿——”他回头看胖子一眼，胖子抹把鼻涕，把手绢儿送到蜜蜡伸出的手上，眼睛仍不敢看她。



门关上时，蜜蜡分明听到胖子姥姥声音：“这人精！”两行泪一下淌出，蜜蜡赶紧抬手揩掉，飞快跑回家去了。

蜜蜡不接受胖子道歉。她拿过勺子，却不看胖子另一只手中的西红柿：这显然经过精心挑选的西红柿是黄色，透着讨人喜欢的光亮。胖子还想说话，蜜蜡摇头：“我不爱你。你太软弱了。”这十一岁的小女孩子模仿大人模样，转身，大步离开了。

事情过去半个月，妈妈从邻居那里知道了。一早，妈妈指着楼下的胖子——他每天早晨都在那儿，身边支着自行车——问蜜蜡：“蜡蜡，和妈妈说这是怎么回事儿？”蜜蜡背起书包，轻描淡写地说：“妈妈放心吧，我不会理他了。”

妈妈从窗户望出去：蜜蜡视若无睹地走过胖子，黑黑的小辫子骄傲地甩。

胖子在蜜蜡家楼下等了很多早晨，始终没得到蜜蜡原谅。

后来胖子家里把他转到别个学校，胖子才消失了。那天早晨，妈妈注意到蜜蜡站在窗前往外看，然后怅然若失地叹了口气。

蜜蜡的第一个追求者就这么消失了，不是舍不得胖子，而是暂时没人向她证明她的吸引力了，一段时间蜜蜡有些失落。

二

蜜蜡又凑近一些，她的脸就正对那副男性生殖器了。她认真看着，眼里带了探究神情，然后伸出食指，去摸那对圆圆东西——

蜜蜡十二岁，学校心血来潮办了许多兴趣班让小学生们自愿参加——说自愿，其实强制的，通知这么写：“要求每个学生至少发



展一种兴趣，多报不限。”老师读通知时蜜蜡哧儿笑了，想兴趣谁都有用得着发展吗，不过还是乖乖朝妈妈要五十块报了小提琴班，学提琴原因简单，家里有把妈妈年轻时学琴买的小提琴，不用再付钱给学校买乐器了。

兴趣班虽增加不少，学校依旧那么大，不够用的教室就只能借，蜜蜡他们被分派到中学部的画室学琴。

第一堂课蜜蜡去得极早，兴趣班成员全没到，只有一个大男生在画画。蜜蜡拎着提琴盒子摇摇晃晃走进来，盯了教具架上大卫雕塑出神。那男生突然说话：“大卫的真品连基座有五米多，米开朗琪罗雕塑时特地把头放大了些，这样仰视看他就更符合比例了。雕得很棒，是不是？”蜜蜡偏过头斜斜看他一眼，依旧去看大卫：“我倒觉得那一团东西很难看，别的地方还好。”男生有些好笑：“可这是人体，人体的美总不能回避吧。”“我一些儿不觉着美。”蜜蜡撇嘴。“人体比例特有学问，《维特鲁威人》你听说过吗？用黄金分割画出了完美比例，我找给你看，是达·芬奇画的。”

男生扎头书堆，蜜蜡仍看大卫，把脸凑到大卫双腿之间，食指去摸那对圆圆东西——男生拿着《维特鲁威人》兴冲冲转过身时，蜜蜡手指刚刚触到大卫身体。他反而呆住，表情一下不自然起来，蜜蜡回头给他一笑，表情妩媚得仿佛成年女子：“你们都长这样儿吗？”大男生不知该说什么，脸红红的。蜜蜡走到他身旁，接了《维特鲁威人》，专心看了一会儿，从画册上抬起眼，淡淡看他一番，抿嘴一笑：“你这么喜欢这个，干脆就叫你维特鲁威人好了。”

这是蜜蜡第一次认真看男性生殖器，之前她只见过开裆裤级别的男性。可能是自己身上就有，反而没那么感兴趣了，所以女性生殖器蜜蜡看见得要晚许多：初中时，蜜蜡在一本文摘里读到篇小说，描写了一尊女性雕塑，雕塑只有胸部以下到膝盖以上的部分，其中最为精细的单元就是女性生殖器，参观者需把雕塑捧起才看得到那精致的刻工。蜜蜡想，原来女性生殖器也这么复杂的，睡



觉前就用镜子照了自己的看，看过想，原来女人的东西比男人的还难看。长大了，每每想起这一段，蜜蜡还会感慨。

维特鲁威人的模样在当时很流行，眉毛黑粗眼睛细长，白皮肤长手指，专心画画时表情忧郁，所以蜜蜡学校里，只要是脱离幼稚的女生，半数都知道他。蜜蜡第一次见他时觉得他很迂，傻乎乎的，时间长了却发现自己有些中意他。不过维特鲁威人有个女朋友，是很肥胖又傲慢的女人，蜜蜡讨厌她，维特鲁威人却对她很是珍惜，蜜蜡觉得维特鲁威人很没脑子，加之他个子实在矮了些，渐渐蜜蜡也就不放他在心上。不过，无聊时还会去画室，维特鲁威人带了练习色彩的苹果被蜜蜡啃去不少。

有天，蜜蜡被维特鲁威人的女朋友拦在了学校。大课间同学都去上操，蜜蜡留下值日，三个地瓜一样高粗的女生忽然堵在蜜蜡面前，气势汹汹让蜜蜡和她们走一遭。蜜蜡一见她们就明了大半，心说我才不会傻到跟你们走呢，她看看教室后面挂钟，放下手中板擦，袅袅婷婷地拍拍手：“有事情这里说吧，我得值日。”维特鲁威人的女朋友胳膊交叉抱在胸前，另一个地瓜跨前一步嚷道：“你和××什么关系！”蜜蜡觉得她们样子滑稽，却不是笑的时候，就认真答：“我们没什么的。你放心好了，我不喜欢他。”蜜蜡抬眼，从上到下扫维特鲁威人的女朋友一遍，继续说，“我要是喜欢他的话，他早不要你了。”维特鲁威人的女朋友先是一个吃惊，立刻跳上来，狠狠推蜜蜡一把，蜜蜡摔在地上，撞翻了课桌，三人一起围拢来，却立刻又被分开，蜜蜡的班主任现出在她们中间，脸色很是难看：“你们是哪个年级的？叫什么名字！”

蜜蜡班主任是不苟言笑的老太太，区里的模范教师，工作负责到过分，每个大课间会准时出现在教室，逐个检查课桌看谁敢把零食玩具带到学校，蜜蜡对这行为非常反感，还因为把书包锁起，被她狠狠批了一顿。这一回，老太太却成了护花使者，蜜蜡算好时间



差，恰恰让老太太看到她们凶恶模样，于是大家一起进了教员办公室。三个地瓜说不出“欺负小同学”的理由，蜜蜡就替她们编了个。

“老师，她们朝我要钱，我没有她们就打我了。”

当时，勒索小学生是很恶劣的行为，严重程度仅次于早恋，结果三个地瓜写检查请家长被整到很惨，再看见蜜蜡却只敢瞪眼睛了。

蜜蜡考初中的夏天，身体产生一系列重要变化。比如一直平平静静的胸部胀痛起来，捏一下，里面硬硬的是小核；毛发慢慢生长，在下腹部形成一片淡青阴影；身体形状越来越远离男孩子，腰臀比例扩大，即使衣服宽松也隐约透出女孩子专有的圆润。蜜蜡青春期的到来是不动声色的，荷尔蒙在体内的潜行并未催生粉刺的泛滥，蜜蜡高高的额头日渐光洁，肌肤罩上一层淡粉光彩。蜜蜡静静享受这美丽的变化，心情娴静得像个影子。

青春期不仅是潜移默化，更是躁动不安，仍是在维特鲁威人的画室，少女蜜蜡初初嗅到性的气息。

三地瓜翻车后，维特鲁威人见到蜜蜡就不自然得紧，蜜蜡不在意，依旧是啃维特鲁威人的苹果桃子，随意翻开维特鲁威人的画册，看到“人体比例”就咯咯笑。维特鲁威人不再给蜜蜡讲艺术，只有含义地看她一眼。

一次太阳西落时，蜜蜡偶然去到维特鲁威人的画室，门窗都异常地紧闭，房里却投射出一丝跳动光线，又被蜜蜡鬼使神差找到个小缝。

先看到一支蜡烛，火苗有气无力地晃动，昏暗光线中，一对乳房肥白得刺眼。蜜蜡摇摇头再看，那是维特鲁威人的地瓜女朋友，双手高高架在身体两侧，尽责卷起衣服固定在胸部以上，脸吃力地后仰，眼睛直直看住胸前的人，哦，是维特鲁威人，一向白皙的面孔通红着，不知是不是烛光的缘故呢。

蜜蜡定定看，不知过多久，地瓜发出含混喉音，维特鲁威人从





她胸前爬起，向她脸上俯去。两人现在完全背对蜜蜡，蜜蜡却知道他们的嘴是胶合在一起了，她觉到脸上、身上都烫的，就要站不住。

回家路上，蜜蜡一直呼吸急促，像屋里那一对一样喘粗气，她想起妈妈胸上的疤痕，那段对话，还有让她感觉做梦一般的声音。

晚上，半睡半醒间的蜜蜡把手伸进了内裤，那种温暖感觉再次包围身体的时候，蜜蜡脑中现出的是肥白乳房和通红面孔。

马上高考时，地瓜非要和维特鲁威人分手，维特鲁威人苦留不住，有次竟当着蜜蜡面前哭了。蜜蜡走去拍他：“搞不懂你这么大了还想不开，她是地瓜啊，难道你为了——”蜜蜡想说的是“难道你为了她那对大奶脸都不要了”，怕维特鲁威人脸上挂不住，何况她是偷看来的。

估计维特鲁威人的死缠惹恼了地瓜，地瓜来了狠的，挑个中午放学、人最多的时候，把个大塑料袋摔在刚下课出来的维特鲁威人面前，头也不回走了。袋里全是维特鲁威人送她的东西，还有很多画，散了一地，维特鲁威人就蹲那里，一样一样捡，蜜蜡走出来时，看热闹的已围成一大片。

维特鲁威人一副受了刺激的样子，薄薄嘴唇抿成缝，本来还算漂亮的眼睛也没了神采，身体佝得像问号。蜜蜡扒开人群跑去，几把把东西收起，抻着胳膊肘儿把他拉起来，拽走了。

那天蜜蜡没回家吃饭，饿着肚子陪维特鲁威人在操场坐了一中午。

扭头看看维特鲁威人的蔫样儿，蜜蜡气儿不打一处来，她扯着那倒霉袋子，冲到垃圾道跟前，咣当掀了盖子，一股脑儿全倒进去。

午后田径场静谧得像个日光洞，白白阳光炙得球场草坪亮晃晃的，知了幽鸣震得蜜蜡心里一阵发慌，她眯起眼看操场尽头的大白杨葳蕤的树冠哗哗响着，刺眼白树干让她又想起地瓜猪油块一般的乳房，一股无名火蹿起，蜜蜡扭脖儿劈头楔了维特鲁威人一顿。

“你真成了动物了吗！你舍不得的是她的人还是她的奶？舍不





得人？那么肥看着都恶心！舍不得她身上那对奶？这世上活物是母的就有！虽然我觉得你不咋的，可你自己还不知道你那副臭皮囊多招女人吗？你考出去甩手一走多少地瓜土豆没有非在她这一棵树上吊死！眼瞅着考试了啊，你哭天抹泪儿地像个女人！我不大点儿人在这小破学校都待腻歪了，难不成你还想在那个破画室画一辈子的光屁股大卫啊！我人话都说尽了！你要再现世我没法了！你自己照死不死看着办吧！”

和蜜蜡话音落下几乎同时，维特鲁威人一个哆嗦，脑袋从深合的臂弯里抬起来，眼睛不相信地看蜜蜡，半晌，吐出句话：

“蜡蜡！你真的只有十二岁吗？”

蜜蜡毕业那年维特鲁威人也毕业，考了间美院走了。那个地瓜女友落榜在家闹自杀，蜜蜡听说了撇撇嘴：她活该。

维特鲁威人走的那天是暑假里，蜜蜡去车站送了，在一群半大小子中间，特别显眼。维特鲁威人把蜜蜡叫到一旁，从背包里掏出个盒子给她：“以后我告诉你地址电话，别断了联系。”

蜜蜡回到家打开盒子，是个相框，相框下面压着一张手绘照片，一个肩膀窄窄小腿长长的女孩子侧身站着，平静地端详面前的大卫像，画得极细，看得出颜色是一笔一笔上的。蜜蜡翻过照片，背面竟工工整整临摹了一张维特鲁威人，本应是列昂纳多签名的地方，小小写了一排汉字：“给好姑娘蜡蜡，维特鲁威人。”

蜜蜡把照片装进相框，轻轻放在书桌上，脸俯在臂弯，小声啜泣起来。

三

蜜蜡小学有保送成绩中上的孩子到本校初中的传统，升学考快





来时蜜蜡被告知她保送了，蜜蜡想了一晚，第二天刚上学就去了教员办公室，告诉老太太不想保送，原因是“不喜欢这学校”。老太太习惯了学生的谦恭崇敬，蜜蜡的不知好歹让她很是不满，连走形式的一句“再考虑一下”都没有，就直接尖酸地刻薄了蜜蜡一场，上课铃响蜜蜡转身离开时还在喋喋：“志向高也要拿出实力证明，不要保送想要重点，重点你考得上吗？”蜜蜡回头，眼神颇平静：“蔡老师，本来我是没想过考重点的，既然您这么说，我就考一下吧。”

蜜蜡没和妈妈说保送的事，只说要考个重点，关起门来温了一个月书。妈妈对一向淡泊的女儿忽然热衷重点很诧异，不过这孩子从小就奇奇怪怪，妈妈已是习惯了。暑假里，蜜蜡和妈妈到那重点中学看榜，榜单上密密匝匝排着千把名字，蜜蜡的在中间，母女俩日头底下晒得头晕眼花方找到。妈妈亲昵地拽蜜蜡小辫子：“我们蜡蜡就是聪明！一个月就上重点啦。”蜜蜡却没妈妈兴奋，小声嘟囔一句就拉着妈妈走开了。

蜜蜡五年级时候，叔叔听了妈妈的话，把店里周转的钱拿出来买了辆拉货的大车，连上用来配货的本钱，叔叔和妈妈的存款都搭进去了。叔叔和雇来的司机第一次出门时，妈妈带着蜜蜡去送，两人眼睛都红了，蜜蜡眼里看着，觉得真有些破釜沉舟的阵势。

刚开始出门并不顺利，去时车坏在途中耽误了配货期不说，心情不好的叔叔还在点货时出了岔子，几趟下来人困马乏，却只弄到个不赔不赚。妈妈着急了，把蜜蜡送到大姨家，几年攒下的探亲假用去大半，跟着车队跑了个来回。回来妈妈把账清了一看：赚了！叔叔和蜜蜡说起妈妈在外面的事情，兴奋得脸都变形：“蜡蜡！你可不知道你妈妈有多行啊！配货她最快，点货她最灵！像你妈妈这么聪明的漂亮女人实在少见啊！”

蜜蜡也为妈妈骄傲不已，心里却暗暗吃劲儿：妈妈就这么跑货跑下去，蜡蜡怎么办？总不能老跟着大姨吧？大姨人很好，可姨夫